

莎士比亚研究

张 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莎士比亚研究

张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32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33,000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7,500册 (内软面装 1,000册)

平装定价: 0.65元 软面装定价: 0.85元

书号: 10188·298

目 录

论《哈姆雷特》·····	[德]歌德 (1)
莎士比亚研究·····	[德]威廉·席勒格 (19)
莎士比亚论·····	[法]泰纳 (72)
《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序言·····	[英]赫兹列特 (171)
《莎士比亚评论集》序言·····	[英]尼古尔·史密斯 (185)
跋·····	王元化 (205)

论《哈姆雷特》

〔德〕歌 德

译者附识：本文译自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麦斯脱的学习时代》有关《哈姆雷特》部分。书中主人公威廉·麦斯脱参加了一个业余剧团，准备上演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在排演过程中，威廉·麦斯脱和演员们谈到剧本、人物以及小说和剧本的区别等问题，这实际上是反映了歌德本人的看法。现把这些有关片断归纳为七个部分，并由译者加上小标题，以醒眉目。（1962年《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三期发表的《〈威廉·麦斯脱的学习时代〉中关于哈姆雷特的分析》，只是这里译出的第一部分中的头两节。现将书中有关部分全文译出，俾使读者得窥全貌。）

在研究莎士比亚的外国古典评论家中，歌德可以说是最早从《哈姆雷特》中揭示了全剧关键所在的人，他的看法基本上是符合莎士比亚的剧本原旨的，尽管后来的很多评论家写出的分析《哈姆雷特》的文章汗牛充栋，可是始终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他对哈姆雷特性格的分析，对后来的评论家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别林斯基《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一文主要就吸取了歌德的论点。今天，歌德的分析还可以作为我们借鉴的资料。

在这篇文章中，歌德针对当时资产阶级文艺界的不良倾向，反对为了迁就自己的意愿或者迎合观众的趣味去删削、割裂、歪曲莎士比亚原作的轻率态度，他说：“引起公众所愿意的感情，而不是使他们感到应有的感情，这是一种对公众的虚伪的服从……广大的观众应该受到尊敬，不能象小贩从孩子那里骗取钱财一样去对付他们。”这里显示了歌德对于艺术的严肃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歌德论述莎士比亚的文章，已译成中文的还有：《莎士比亚的命名日》和《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等（刊登在1962年《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三期），可参阅。

关于哈姆雷特

那次在公爵府里朗读莎士比亚给了你们很大的快乐，你们认识了无可比拟的《哈姆雷特》。我们决定演出这个剧本。我接受了丹麦王子这个角色，当时我并不知道要如何进行。我开始背诵最感人的段落。王子的独白和那些能够充分发挥灵魂的力量、精神的昂扬和生动的感情的几场，在热情洋溢的表演里显示出激动的心情，我以为这就是学习这个角色了。

我竭力使自己负起我的角色所承担的忧郁重担，在这重担的压抑下我设法通过他那喜怒无常和突兀离奇的错综性格去体会哈姆雷特，我以为是真正领悟了这个角色的精神。这样的钻研，这样的实践，我以为就可以逐渐和我的角色融合成为一个人了。

但是，当我越往前探索，越是感觉到要把这个角色的总的行为形成一个完整的形象，就越困难；到最后竟不可能得到一个全貌，于是我把全剧一口气通读一遍，发现许多地方和我格格不入。有时在人物性格上，有时在表情上，两者好象互相矛盾，我近于绝望了，我找不到一个基调把我的角色运用自如而又深浅得宜地表达出来。我在这些迷途中作了很多努力，都徒劳无益，直到最后才在另一条道路上有了接近我的目标的希望。

我探索哈姆雷特在他父亲死去以前的早年的性格里留下来的每个痕迹；我抛开这悲惨的事件，抛开事后继续发生的恐怖的变故，努力体会这个青年曾经是什么样子，他若是没有受到这些遭遇，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个皇族的花朵，本来是娇嫩而高贵的，在国王直接的庇荫下成长起来，在他身上同时展示出来的是正义与皇室尊严的概念、善良与纯正的情感以及出身贵胄的自我意识。他是一个王子，一个天生的王子，他打算治理国事，只是为了善良的人不受任何阻碍，永远善良。他仪表非凡、天性醇厚、心地诚恳，他本应成为青年的典范，给人世以快乐。

他对奥菲利娅的爱情，并无任何显著的激情，只是静静地

预感到一些甜美的需要，他天性中并不含有热中于豪侠行为的成份；他必须在别人受到赞扬而他为了要战胜那些被赞扬的人时，他的热忱才能被激发被鼓舞。他的情操是纯洁的，他结识有义气的人，他也珍视那些使朋友胸怀中可以体会到正直精神的人。他在某种程度上善于辨别和评价艺术与科学中的善和美；他厌恶卑贱和庸俗；如果仇恨能够种植在他那仁慈的心灵中，至多也只是为了得体地去蔑视那些狡猾而虚伪的廷臣，并以信手拈来的嘲弄去对付他们。他秉性从容沉着，举止朴实无华；他不喜欢赋闲懒散，也不过于贪求事功。他好象在宫廷里也要继续着一种学院式的生活习惯。他的快乐多半是一时兴会，很少是发自深心，他是一个良好的伙伴，温顺、谦让、贤明、谨慎，有人得罪他，他能够原谅对方。但是他从来不能和违背正义、违背善良与纯正的人结交。（第四篇第三章）

……请想一想，象我所描绘的那样一个王子，他的父亲出乎意外地死了。虚荣心和统治欲并不能激起他的欲望。作为一个国王的儿子，他感到满足，而如今他却不得不开始考虑到执政者和臣属之间的距离。继承王冠的权利不是世袭的，但如果他父亲享寿长久一些，就可以加强他唯一爱子的权利，而实现他继承王位的希望。然而实际上，尽管他叔父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诺言，他却看清楚自己将永远为叔父所摒弃了。他如今得不到恩宠，得不到财富，对于从青年起一向视为己有的事物，都感觉到陌生了。这时他的心情才开始呈现出忧伤悲哀的色彩。他觉得，他并不比每一个贵族强，甚至还不如他们，他说

原
書
缺
頁

原
書
缺
頁

“我觉得这是牵强附会的，”奥丽亚说。“你怎么推论出来的？”

“作为一个丹麦人，作为一个北方人，他天生就有美丽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

“你以为莎士比亚也和你同样想法吗？”

“我没有找到关于这一点的意见；但是我参看了剧中若干段落，我这样推断是没有问题的。他比剑累了；汗水从他额上淌下来；王后这么说：‘他太胖了，有点喘不过气来！’你除了想象他肥胖和有美丽的头发外，还能有别的吗？褐色皮肤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很少是肥胖的。他的乖戾的忧郁，他的淡淡的哀愁，他的优柔寡断的行动，难道不符合这种类型的人吗？从一个深色头发的青年人身上，你将看到更多的决断和烈性。”

“你破坏了我的想象，”奥丽亚说，“走远点儿吧，你那肥胖的哈姆雷特！不要把你那喂得肥胖的王子放在我们面前！还是给我们一个能够感动我们愉悦我们的替手吧。作者的意图并不比我们的享受更重要，我们需要一种适合于我们的迷人的美。”
(第五篇第六章)

“那么，你是不是坚决认为哈姆雷特必须在结局的时候死去？”塞罗问。

“我怎么能让他活，”威廉说，“当整个剧本迫使他死去的时候？关于这件事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

“可是观众愿意他活着。”

“我可以向观众作任何让步；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却无法照

办。我们常常希望一个患有痼疾而垂死的英勇有为的人能够延年益寿，他的家属为他哭泣，恳求医生，但是医生也无法留住他的生命；既然医生没有办法违抗大自然的法则，难道我们可以任意违抗公认的艺术法则吗？引起公众所愿意的感情，而不是使他们感觉到他们所应有的感情，这是一种对公众的虚伪的顺从。”

“谁付了钱，”塞罗说，“谁就可以要求货色适合自己的口味。”

“在某种情况下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朋友回答，“但是广大的观众应该受到尊敬，不能象小贩从孩子那里骗取钱财一样去对付他们。把优美的东西呈献给观众，你必须逐渐在他们的心中激起对于优美的趣味和感觉；当理性本身不反对这种支出时，他们将怀着双倍的满足来付钱。你奉承观众，应该象对待一个惹人喜爱的孩子一样去纠正他开导他；而不能象对待孩子似的，娇纵溺爱，使他永远错下去。”（第五篇第九章）

关于奥菲利娅

“关于她没有多少话要说，”他回答，“只要大师的几笔就可以勾出她的全部性格。奥菲利娅的整个为人飘浮在甜蜜的成熟的感觉里面。她对于渴望与她结婚的王子的爱情流露得如此的自然，又是如此柔顺地听从自己内心的激动，以致使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感到了害怕；他们都严厉地、直截了当地警告过她。礼仪象是她胸膛上的薄纱，不能隐藏反而泄露了她内心温柔而恬

静的波动。她的幻想受到了打击；她的沉默的谦逊流露出温柔和藹的欲望；如果友好的女神——‘机会’要来动摇这株树，它的果子就会落下来”。

“于是，”奥丽亚说，“当她看见自己被遗弃、被摈斥、被轻视，在她那疯狂的爱人的灵魂里，她感到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最神圣的变成了最卑俗的，代替这个恋爱的甜蜜之杯，他呈献给她的是悲哀的苦汁——”

“她的心破碎了，”威廉说，“她的整个机体脱了榫；她父亲的死亡剧烈地打击了她；使这美丽的建筑物完全崩塌成为碎片了。”（第四篇第十四章）

“让我再问一句，”奥丽亚说，“我又重读了奥菲利娅这个角色，我感到很满意，我相信在一定条件下我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但是告诉我，诗人是不是应该给这个疯颠的少女另外一支歌曲？难道不能在其他忧伤的歌曲中摘取一些片断吗？为什么在心地高尚的少女口中会唱出含有双重意义的猥亵枯涩的东西？”

“亲爱的朋友，”威廉说，“即使在这里，我也不能向你作丝毫让步。在这些特点上，在这种外表不相称的地方，潜藏着一个深长的意义。我们不是早就明白了这个善良深情的女孩子心里在忙乱些什么吗？她缄默地生活在她的内心里面；然而她很少隐藏她的愿望、她的渴慕；而内心欲望的曲调却在她灵魂中秘密地鸣响着；难道她不是多少次地尝试着象一个笨拙的乳媪用种种的歌曲来催眠自己的知觉，而这些歌曲只能使自己更为

清醒吗？可是到后来，当她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她心中的秘密便在她舌尖上徘徊，泄露了自己的秘密，在疯狂的纯洁无罪之中并没有顾虑到国王与王后，她唱出了暧昧动人的歌曲：《情人佳节就在明天》和《凭着神圣慈悲的名字》来安慰自己。（第四篇第十六章）

关于波洛涅斯

……一天晚上，这位经理很高兴地谈到波洛涅斯的角色以及他怎样来扮演这个角色。他说：“在这个角色的情况下，我打算演一个令人赞赏的人物的最好的神情风采。这个练达持重的年老绅士，他的空悚和他的深远，他的外表优雅和内心卑陋，他的直爽和谄媚，他的出自忠诚的诡诈和基于欺骗的真理，我要按照它们的适当分寸以恰如其分的优美表达出来。这个可敬的、白发苍苍的、有耐性的、趋炎附势的恶棍(halp-knave)，我要用最典雅的风采把他表现出来。我们的作者随时流露出来的粗俗卑劣的笔触促使我得出这个结论。我在事先盘算好了的时候，我说起话来象一个两脚书橱；当我说出涌上心头的話时，我要象头骡子。我同意别人的时候我要用十足的枯燥乏味与荒诞无稽来对待；人们嘲笑我的时候，我要言不由衷淡然处之。我从来没有担任一个角色用如此多的热忱与戏弄的成分。（第五篇第六章）

关于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吞

威廉在剧本中仍旧保留着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这两个人物。“为什么不把他们压缩成一个人呢？”塞罗说，“这种省略不会对你有多大妨碍。”

“老天爷保佑我千万别做这一类的删减！”威廉回答，“这些删减将会立刻破坏剧本的意义和效果。这两个人物是怎样的角色，他们做了些什么，是不能用一个人物表达出来的。在这种小事情上，我们也看到了莎士比亚的伟大。这种轻言细语的谴责，这种佯笑与鞠躬，这种随声附和、巧言哄骗、阿谀奉承，这种随机应变，这种摇头晃脑的神态，这种貌似渊博实际空悚的神情，这种合法的不正行为，这种愚昧和枯燥——这一切怎么能够由一个人表达出来呢？至少应该用一打这样的人，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因为只有在社会里他们才称得上是什么，他们是社会本身；而莎士比亚只用了一对这样的人，说明莎士比亚不是只有一点智慧和洞察力的。而且我需要他们两个人是为了可以和单独的、高贵的、卓越的霍拉旭作一对比。”（第四篇第五章）

关于巡回伶人

“我希望不久之后你和我的意见会一致起来。”威廉回答。

“莎士比亚采用巡回伶人是有双重意义的。以这种感情背诵普里阿摩斯之死的那个伶人，首先，给予王子本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它磨快了这个犹豫不决的青年人的良心，于是，这一场小戏便成为后来那一场戏的序幕；其次，这个伶人不过从不相干的虚构的悲哀里面竟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同情心，而使这出小戏在国王身上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这件事情使哈姆雷特在相形对比之下，感到自己应该受到谴责，感到愧赧；同时也提醒了他要在他继父的良心上作一个试验。在第二幕的结尾，那是多么庄严的独白！朗诵这些独白是多么魅人而有味啊！

“啊，我是一个多么不中用的蠢才！这个伶人不过是在一本虚构的故事，一场激昂的幻梦之中，却能够使他的灵魂融化在他的意象里，在它的影响之下，他的整个脸色变白，他的眼中洋溢着热泪，他的神情流露着仓皇，他的声音是这么呜咽凄凉，他的全身动作却表现得和他的意象一致，这不是极其不可思议的吗？而且一点也不为了什么！为了赫卡柏！赫卡柏对他有什么相干，他对赫卡柏又有什么相干，他却要为她流泪？”（第五篇第六章）

关于《哈姆雷特》剧本

塞罗这时走进来了，……他看见我们的朋友手里拿着的书，说道：“你又在读《哈姆雷特》？很好！我心里产生了许多疑问，我一点也不象你所感到的那样，认为这些疑问有损剧本的

原来面目。英国人自己承认剧本的主要兴趣集中在第三幕；末两幕无趣地拖在后面，和其余的几幕很少联系；自然，剧本的结尾便静静地呆滞在那里了。”

“很可能是这样，”威廉说，“有个别国家，它们产生了很多令人骄傲的杰作，然而自己却被偏颇和狭隘的心胸所指引，造成了错误的判断。但是这不能阻碍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鉴别作品并给予它公正的评价。要非难《哈姆雷特》的剧本结构对我来说是太困难了；相反的，我认为从来没有人创造过这样杰出的剧本；不，这不是什么创造，这是真实。”

“你怎么说明这一点呢？”塞罗问。

“我不想说明什么，”威廉说，“我只能把我对这个剧本的一些想法告诉你。”

……威廉以坚信的口吻确定自己是正确的。继续说道，“看到一个英雄以自己的力量去行动；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爱去恨；去承担与完成要做的事情；把一切困难撇在一边；最终得以达到伟大的目的，这使我们感到喜悦。诗人和历史家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骄傲的命运将落在一个人的身上。在《哈姆雷特》中我们得到的是另一种教训：这个英雄没有计划，然而整个剧本是有充分计划的。这里没有这样一个坏蛋，他按照自己所想要的和严密筹划的复仇阴谋而受到应得的惩罚。一件可怕的行为发生了，它带着它的可怕的后果向前滚转前进，甚至带累了无辜者；这个罪犯似乎要躲避为他所设的深渊；但是正当他以为能够逃避并且顺利地完自己的路程的时候，他陷入了深渊。

“因为罪恶的本质是使无辜者遭受到灾祸，正如美德的本质是把幸福带给不应享有它的人一样；其实，往往犯罪者并未受到惩罚，行善者也毫未受到褒奖。而在我们这个剧本中是多么奇怪！黑暗的深渊把鬼魂送来要求复仇；可是徒然！周围的境遇都趋向一个方向，迫切要求复仇；可是徒然！人间的或地狱的力量都不能扭转命运的摆布。审判的时刻到来了，邪恶的随同善良的一起倒了下来，一个种族刚被刈除，另外一个种族又滋生了。”……（第四篇第十五章）

“……听我说，我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反复考虑之后，我发现这个剧本的性质中含有两层目的。第一种是人物和事件的最重要的内在联系和从人物与主要角色的行为中所产生出来的有力效果。我认为这些是十分完美的，而且所安排的顺序也是妥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它不容许任何干扰来破坏它，或者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形式。这些东西都深印在人们的灵魂里面；人们希望看到这些，也没有人敢于插手干预。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德国剧场几乎把这一切东西全部保留了下来。但是我认为我们人民对于这个悲剧中的第二种目的则持有错误的看法。我们要谈的就是人物的外在关系，它们到处都能体现出来，或者由某些偶然事件由各方面合并凑成。这些东西在他们看来似乎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仅仅顺便提到一下，或者甚至根本不提。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情节是松懈的、薄弱的；然而它们贯串在整个剧本中，而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否则就会松散开来，当你把它们分拆开来的时候，它们的确便松散分离了……。